

深红 Shen hong 粉红 fen hong

夏日里的阿燃◎著

一步花开，一步花落，流金岁月，踢踏而过。
少年往事，一个拥抱，一个转身的距离。
时间变得纸张一般脆弱，就这样走到了记忆里，片片飞红。



朝華出版社

深红 Shen hong 粉红 fenhong

夏日里的阿燃◎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红粉红 / 夏日里的阿燃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4-1146-2

I. 深...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519 号

深红粉红

作 者 夏日里的阿燃

策 划 红书坊工作室

责任编辑 顾 珺

特约编辑 薜 色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Oak

封面插图 庞颖倩

内文插图 凤 梨

版式设计 丁丽艳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146-2/G · 0576

定 价 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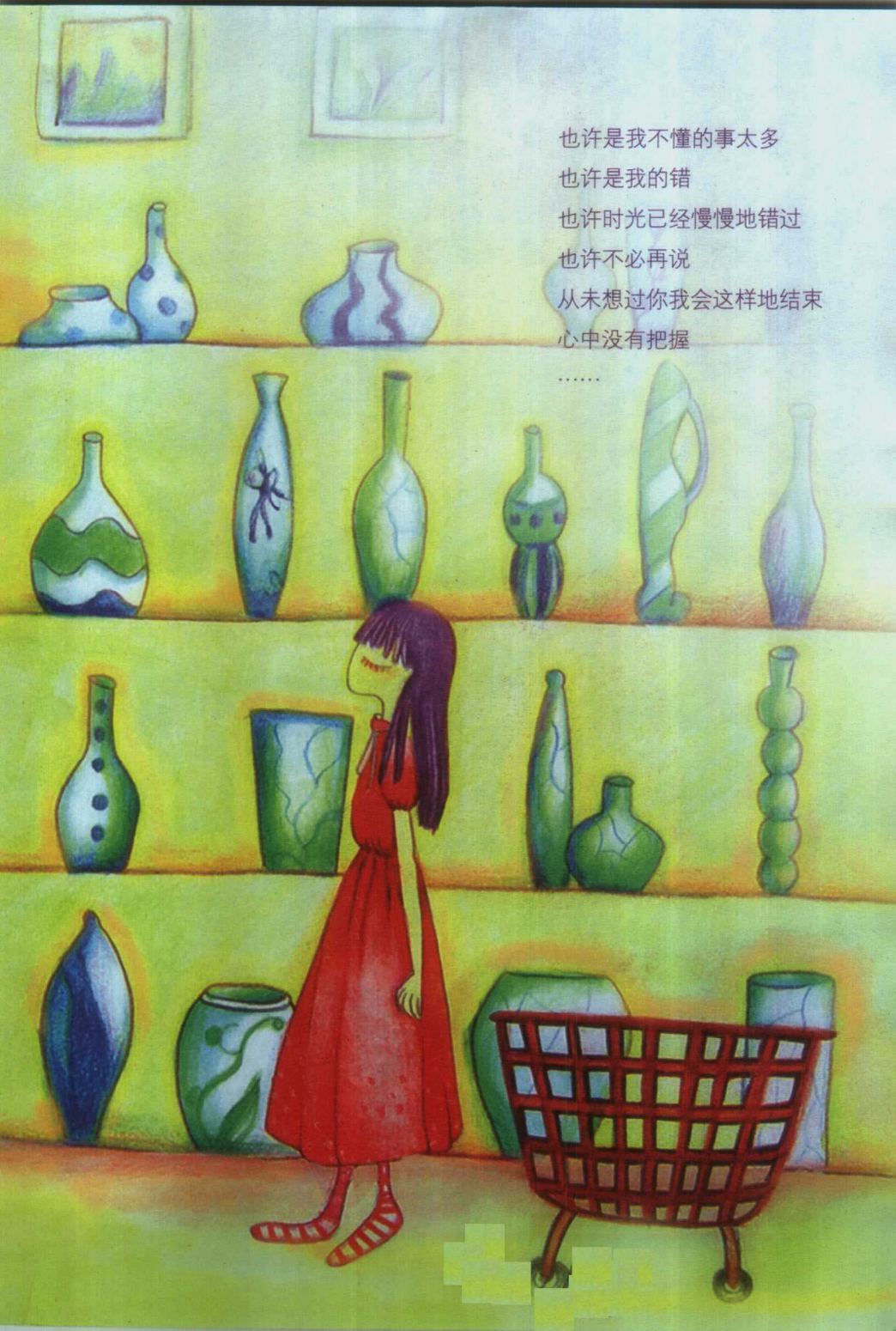
只是那种静静的感觉，一种消磨，无止境的消磨，在20多年后的今天，那种静若止水的感觉时常揪得我心慌。



1996年9月15日，我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断裂层，把过去和将来劈成两段，中间是狭长无底的深谷，没有任何交通的物质。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也许时光已经慢慢地错过
也许不必再说
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地结束
心中没有把握

.....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它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
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
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

我携着少年的春情，
蒙着一层呼之欲出的心事，
有一个故事，已经等待得太久，
久得，
我已经确定它只是一个孩子痴心妄想的白日梦。



穿过了爱情的街道
有种不真实味道
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
到对方心底瞧一瞧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
别再寂寞的拥抱

.....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黑暗之中飘浮我的期待
平静面孔映着缤纷色彩
让人好不疼爱
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柔柔地踩
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
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
明天我要离开

我的小时候
吵闹任性时候
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夏天的午后
老老的歌安慰我
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天黑黑 欲落雨
天黑黑 黑黑

.....



第一篇

鸿蒙





1

妈妈说人从7岁开始记事，我的脑袋里却装着许多7岁以前的事情。有时候我怀疑这些记忆的真实度，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旧事是我真实的经历，还是在长大之后做的一些关于童年的梦，然后自己一直记着这些梦，把它们记成了事实。

1983年的时候外婆还没有死，她是个异常讲究的小老太太，据说年轻时脸蛋很俏，喜欢穿白衣白褂白鞋子，晴朗的秋日下午，把衣服鞋子都洗了放在柴堆上晒着，叮嘱我用白纸敷在鞋面上，等鞋干了之后就会像刚买时那样白了。外婆管那些白面子的帆布鞋叫卫生鞋，管白褂子叫卫生褂子。

那时我3岁多一点。

站在秋日的暖阳下没完没了地往一双鞋子上敷白纸，这就是我记忆的起点。谈不上快乐或者不快，甚至说不出具有任何意义，一种类似于天地初开的感觉，抬眼望去，看得见光影的交错，却觉不出身畔呼呼流过的光阴。

只是那种静静的感觉，一种消磨，无止境的消磨，在20多年后的今天，那种静若止水的感觉时常揪得我心慌。是今日的喧嚣辜负了昨日的平静，或是昨日的消磨欠下了今日。

第一次接触时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它赛跑，并不



像许多女人要到了 30 岁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不管跑的姿势、速度如何，总之是不可能再像三四岁时，把自己一棵树样地摆在生活里。

我奔跑的结果是所有的幸福都以极快的速度擦身而过，而所有的不幸以更猛烈的速度迎面扑上来。

1983 年的时候我的朝朝还不会跑，他比我小 1 岁，只能叉开两条腿半蹲着在场地里绕着圈慢慢地走，红底大黄花的挡风布搭在屁股后面一晃一晃的，我走过去拉起他的手高兴地尖叫着：我来教你跑吧！

我把他领到黄泥马路中央，紧握住那脆弱的小手，划动粗笨的小腿带他跑起来，手扶拖拉机在前面突突地喘着粗气，比蜗牛爬得还慢，我们欢叫着追过去，脚后跟处有淡黄色的尘土骄傲地飘扬着，无声的风在四周回荡，路的两侧长满茂盛的锯齿形植物。

朝朝跑着跑着就大声尖叫起来，我看着他，小家伙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他冲着我尖叫，像一只快乐的小猴子。

他的快乐是属于我的，这从他出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妈妈说朝朝刚生下来时我去摸他的脸，小家伙伸出舌头来舔我的手指，咧着嘴做笑的表情。

如果说这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快乐而快乐过的话，这个人就是朝朝，只有他才愿意听我说风，说雨，说山的姿势、田野的颜色……他看着我说这些，脸上是沉醉的快乐。

后来我也试图跟其他男人说说这些东西，他们总是等不及



让我说完就扑下来了，他们扑下来后再起身就没有精力去听什么风呀雨呀的东西。

其实朝朝死了之后的这些年我对生活的表达都是白费力气，快乐不快乐，忧郁或者是爽朗，早就无人问津了，我却还在这里对着世界悻悻作态，对着生活搔首弄姿。

2

我叫阿燃，1994年的时候认识方言。

方言说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可谓是处心积虑，什么运动会文艺会辩论赛样样都参加，希望我在众多选手中发现一个异常英俊而博学的男孩儿，可惜我从未出现在观众席上，无奈之下，他只得把脚塞到我鞋底下，打算把我绊个狗啃泥，这才终于让我把怒气冲冲的目光投向了他。

他说还是初中生惯用的这一招行之有效，那时他正复读高三。

如果外婆没去世，妈妈就不会生病，妈妈不生病我也不可能会跟方言走得那么近，后来的许多事情也就不会带着那么强烈的宿命感。

我家住的房子是解放前本地一个大地主的祖屋，共有16个房间，2个正厅和1个后厅，木架结构，屋内光线很暗。



放学回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后厅旁边外婆住的房间里给她倒一杯开水，老人家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爸妈平时忙农事，很少有时间照顾她。

这天，我和往常一样穿过正厅向外婆住的房间走去，听见后房里传来许多人窃窃私语的声音。以前这屋里住着七八户人家，是曾经热闹过的，但是最近几年大家有了钱都盖了新房，许久没有外人来窜门。

我穿过正厅，经过一排已经改做柴屋的房间，阳光从天井里面斜射进来，在外婆房门口形成一块四方形的图案。经过天井时我习惯性地回过身去往大门口看，一个暗绿色的人影伸着头在门口偷看了一下迅速地缩回身去，这是由于光线折射所产生的幻像，百年以上的老木屋里经常可以见到。

几个姨妈舅舅站在外婆门口神情黯然地交头接耳着，我从他们身下钻过去，看见妈妈坐在外婆的床头。

看见我进去，外婆问是谁，妈妈回说是阿燃呢。外婆缩在床角一直喊冷，她说：“把阿燃叫过来让我搂着睡一会儿，小孩子身上热乎。”我知道外婆的病情恶化了，取下书包准备爬上那张雕着许多荷花牡丹的老木床，妈妈连连向我摆手，说：“阿燃刚放学回家，还有好多作业没完成呢。”大姨急忙把我拖出房去。

当晚亲戚们都在我家住，这是多年没有的事了，我以为他们准备次日一起把外婆送到医院去。

妈妈在木楼上铺了干净的稻草，把小孩子赶到楼上去睡。

